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АНН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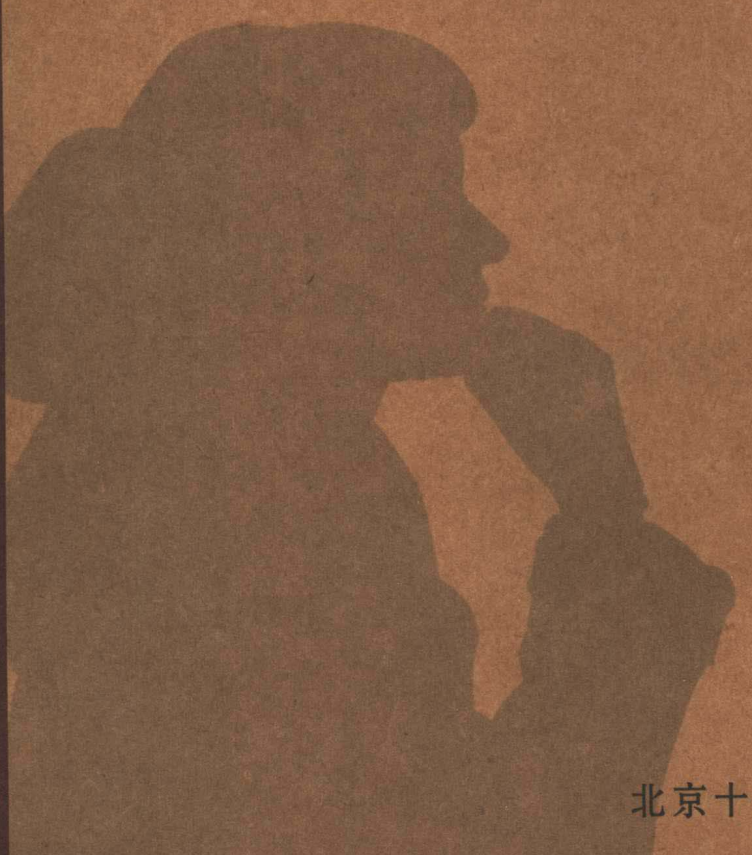
КАРЕНИНА

安娜 · 卡列宁娜

[俄] 列夫 · 托尔斯泰 著

姜 明 译

伦
洋
书
坊
·
经
典
1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娜·卡列宁娜/ (俄) 托尔斯泰 (Толстой, Л. Н.)

著; 姜明译.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7

(伦洋书坊)

ISBN 7-5302-0486-6

I. 安… II. ①托…②姜…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

代 IV. 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8349 号

安娜·卡列宁娜

ANNA KALIENINGNA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姜 明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8 开本 26 印张 757 000 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02-0486-6

I·492 定价: 24.80 元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①。

第一部

1

幸福的家庭都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乱成一团。妻子发现丈夫跟早先在他们家中当家庭教师的一个法国女人有染，便向丈夫声明，她无法再跟他同居了。这种状态已持续了两天多，它非但使夫妻二人，而且使全家上下都痛苦不堪。家里的人都觉得，他俩再这样一起过下去已毫无意义，哪怕是任何一家旅店里萍水相逢的旅客，也比奥布隆斯基全家老小处得和睦。妻子闭门不出，丈夫离家已两天多。子女们像野孩子一样满屋子乱跑；那个英国女教师跟女管家吵翻了，写信托女友为她另谋他职；厨师昨天午餐时就走了；厨娘和马车夫要求辞去工作。

吵架之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奥布隆斯基（社交界人士都呼其小名斯季瓦）照例在清晨八时醒来，但他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他书斋里的皮沙发上。他在弹簧沙发上把保养有素的肥硕躯体翻转过去，仿佛想接着呼呼大睡，还紧抱住一个枕头贴在一侧面颊上；但他蓦地一跃而起，坐在沙发上睁开两眼。

“是呀，是呀，这是怎么回事？”他回忆着梦境寻思道，“是呀，这是怎么回事？对啦！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②请客。不对，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某地。不错，达姆施塔特就在美国。没错，阿拉宾在一张张玻璃桌上请客，大伙儿唱着《我的宝贝》^③，不对，不是《我的宝贝》，是一支更悦耳的歌；还有一些小玻璃瓶，其实那都是娘儿们。”他回忆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乐得两眼闪闪发亮，他满面春风地回味着。“没错，妙，太妙了。妙处还多着哩，真是妙不可言，无奈一醒就想不起来了。”他看到从呢绒窗帘边缘照射进来的一线阳光，喜滋滋地从沙发上垂下双足，去够那双金黄色的皮拖鞋，那是去年妻子绣上了花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接着他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在起床之前把手伸向卧室里挂长衫的地方。这当儿他才突然省悟他并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自己的书斋里，还想起了此事的起因。他笑容顿敛，蹙起额头。

“唉，唉，唉！啊！……”他想起那历历往事，不禁连连叹息。他心头又一一浮现出他跟妻子吵架的种种细节，他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以及使他痛心疾首的自己的过失。

“没错！她饶不了我，也不可能饶恕我。最糟的是这全是我的错，——我的错，可我

① 出自《圣经·新约全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全节为：“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② 德国西部的城市。

③ 原文是意大利文。

又没什么错。可悲之处全在于此。”他寻思道，“唉，唉，唉！”他回忆着这次口角中使他最难受的印象，不禁绝望地说道。

令人最为沮丧的是，当他兴致勃勃、心满意足地刚从剧院归来，想给妻子品尝他手中的一个大梨子时，却发现妻子不在客厅里；令人诧异的是，在书斋里也没找到她，末了他才看到她在卧室里，手里拿着那封泄漏了天机的倒霉的信。

她，这个老是忧心忡忡、忙忙碌碌，而且在他心目中不大聪明的多莉^①，正拿着信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盯着他，满脸惊恐、绝望和愤怒的神情。

“这是什么？这？”她指着信质问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每当忆及此情此景，总是感到使他苦恼的倒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他回答妻子的质问时的那副表情。

当时他的感受犹如人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被突然揭穿。虽说他的罪过被揭穿了，可在妻子面前他的脸色却跟他当时的处境一点也不相称。他既不感到委屈，又不矢口否认，也不辩解或讨饶，甚至也并非满不在乎——上述种种表现之中的任何一种都胜似他的实际表现！——他的脸上居然完全情不自禁地（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喜欢生理学，他认为这是“大脑反射作用”）蓦然漾出他平日常见的那种憨厚的、因而也是傻乎乎的笑容。

他不能宽恕自己如此傻笑。多莉看到他这副笑容，仿佛被刺痛了似的打了个寒噤，并大发雷霆，以她所特有的那种急脾气说了一大串绝情的话便冲往室外。从此她便不愿再见到丈夫。

“坏就坏在这傻笑上了，”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寻思道。

“不过该怎么办？怎么办？”他绝望地自问，却找不到答案。

2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对待自己是诚实的。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硬要自己相信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悔恨之意。他现年三十有四，一表人才，是个多情种子，他不再爱比他只小一岁的妻子，即那个已是五个存活、两个夭亡的子女的母亲，对此他如今并不悔恨。使他后悔的只不过是没能掩过妻子的耳目罢了。但他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而且怜惜妻子儿女和自己。倘若他早先料到这桩新闻会使她如此悲伤，说不定他会千方百计向妻子隐瞒自己的罪过。他从未明确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妻子早已察觉他对她有贰心却装聋作哑。他甚至觉得，照理说她本应宽大为怀，因为她已人老珠黄，姿色和风韵俱已荡然无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贤妻良母。孰料情况却截然相反。

“嗨，糟透了！唉，唉，唉！糟透了！”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一再对自己说，完全无可奈何，“在这之前一切是多么美好，我们过得多么舒心！她对几个孩子感到满足而幸福，我从不打搅她，听凭她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照料子女、操持家务。说实在的，坏就坏在她曾是我们家中的家庭女教师。这就坏事了！向自己的家庭女教师献殷勤是有那么一点庸俗下流。可她是一个多可爱的家庭女教师啊！（他活灵活现地想起了罗兰小姐^②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笑靥。）不过当她还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可一直是规规矩矩的。最糟的是她已经……这一切真像是存心跟人作对！唉，唉，唉！可是说到底，究竟怎么办呢？”

^① 斯捷潘之妻达里娅的英文名字。

^② 原文是法文。以下在正文中出现的楷体字，凡是在俄文原著中为法文者，不再加注说明。

没有答案，如要说有，那也只是生活在碰到一切最复杂难办的问题时所提供的那个一般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也就是忘忧。现在已不能借梦境来忘忧，起码在入夜之前不能，已不能回到梦中去欣赏酒瓶似的娘儿们唱的歌了；于是就只得靠混日子来忘忧了。

“走着瞧吧，”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自言自语道，他站起身来，穿上蓝绸衬里的灰长衫，把腰带系上，用宽大的胸膛深深吸一口气，迈开一双轻松地支起他发福身躯的外八字脚，用习惯的那种富有朝气的步伐走到窗前，掀起窗帘，然后使劲摇铃。听到铃声立刻进来的是他的心腹，近侍马特维，他拿着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跟在马特维身后进来的是拿着理发工具的理发师。

“可有官府来的公文？”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接过电报，在镜前坐下，问道。

“在桌子上，”马特维答道，满怀同情地瞧了老爷一眼，过了不大一会儿，又狡黠地笑笑添了一句，“马车店老板打发人来过一趟。”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一言未答，只是瞧了一眼映在镜中的马特维；从他俩在镜中相遇的视线可以看出，他们是互相理解的。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的目光仿佛在问：“你干吗说这个？莫非你不知道？”

马特维把两只手插进短外衣的口袋，伸出一只脚，面带一丝笑容，默默地、温和地瞧了瞧自己的老爷。

“我嘱咐他们下个礼拜天再来，在这之前别来打搅您，来了也白费。”他说，这句话大概是事先就想好了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明白，马特维想逗个乐子，引人注目。他拆开电报读起来，凭猜测改正着一向都有的几个错字，读完电报，不禁眉开眼笑。

“马特维，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到，”他说着便让理发师那只光滑圆润的小手暂停片刻，理发师正在他卷曲的长颊须中清理出一条绯红的纹路。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他这样回答是表明他跟老爷一样明白客人光临的意义，这就是说，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疼爱的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可以促使这对夫妻和解。

“是她老人家一人还是跟姑爷一起？”马特维问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没法说话，因为理发师正忙于修剪他的上唇，他只得竖起一个指头。马特维朝镜子点了点头。

“就她老人家一个。可要收拾楼上的房间？”

“你去禀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她的吩咐。”

“禀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怀疑似的重复了一遍。

“没错，去禀告吧。你把电报拿去，呆会儿再告诉我她是怎么吩咐的。”

“您是想试探一下，”马特维心里明白，但他只说：

“遵命，老爷。”

当马特维拿着电报，穿着不时吱吱作响的靴子慢步回到室内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已被梳洗完毕准备着装了。理发师已不在那儿。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吩咐我禀告老爷，她老人家就要动身。还说随便他，也就是随便您，怎么办都成。”他只是眼含笑意地说，随即把两只手插进衣袋，歪着头凝视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沉默半晌。接着在他俊美的脸上流露出宽厚的、有点可怜兮兮的笑容。

“啊？马特维？”他摇着头说。

“没关系，老爷，车到山前必有路。”马特维说。

“是这样吗？”

“没错，老爷。”

“你这么看吗？是谁在那儿？”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听到门外有女人衣服的沙沙声，不禁问道。

“是我，老爷，”一个女人用清脆悦耳的声音说道，随后便从门外探进了保姆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那张端正的麻脸。

“哦，马特廖娜，有什么事？”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走到门口迎着她问道。

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他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但全家上下，甚至包括作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的这位保姆在内，都站在他的一边。

“有什么事？”他没精打采地问道。

“您就去一趟吧。老爷，再认个错。没准上帝会开恩的。她老人家太伤心了，瞧上去怪可怜的，再说家里全都乱了套了。老爷，应该心疼孩子们。认个错吧，老爷。有什么办法！贪玩就只得……”

“可她不愿见我……”

“您就尽力去做吧。天主慈悲为怀，你得祷告天主，老爷，您得祷告天主。”

“哦，那好，你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蓦地满面通红地说，“喂，帮我穿衣服吧。”他对马特维说，随即毅然脱掉晨衣。

马特维已经拿起一件过于肥大的衬衫，吹了吹上面看不见的什么东西，显然很高兴地把老爷保养得很好的身体套在衬衫里了。

3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穿好衣服，给自己喷上香水，拉直衬衫的袖子，用习惯的动作分别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有双重表链和表坠的怀表一一塞进不同的口袋，还抖了抖手绢。虽说他正倒霉，可他觉着自己浑身清爽、芳香扑鼻、健康舒适，便微微抖动着双腿进入了餐厅，那儿已给他端上了咖啡，咖啡旁边还有信函和官府来的公文。

他读了几封信。有一封信很令人不快——那是想买妻子田庄上的树林的一个商人写的。这座树林必须出售，不过眼下他跟妻子尚未和解，也就谈不上此事。最叫人恼火的莫过于金钱上的利害得失居然跟他面临的跟妻子和解一事搅到了一起。只要想到他会被这种利害得失所左右，他为了出售这座树林就只得设法跟妻子和解，他就感到满腔的委屈。

看罢来信，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把官府的公文移到面前，匆匆浏览了一下两个案卷，用一支粗铅笔做了几个记号，又把案卷推开，喝起咖啡来了；喝咖啡时他翻开一份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订阅了一份自由派报纸，不过并非是极端自由派，而是大多数人所信奉的那种自由派。其实他无论是对科学、艺术还是对政治都不感兴趣，尽管如此，他仍坚定地支持大多数人及其报纸对上述一切门类所持的观点，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观点时他才改变观点，或者不如说并非他去改变观点，而是那些观点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身上发生变化。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既不选择派别，也不选择观点，可这些派别和观点却自行前来找他，正如他不挑帽子或常守礼服的款式，而是穿戴跟别人一样的衣帽。他就像必须有帽子那样必须有观点，因为一来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二来他又已经成年，而成年人对思想活动的需求通常都比较殷切。在他那个圈子里，也有不少人持保守派观点，倘若要探究他信奉自由派而不信保守派的原因，那么这倒并非由于他认为自由派比较合理，而

是由于自由派更接近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团糟，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债台高筑，钱根本就不够花。自由派说，婚姻制度已经过时，必须加以改革，这也没错，家庭生活没有给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带来多少乐趣，还逼着他撒谎装假，这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自由派说，或者不如说是暗示，宗教只不过是给一部分野蛮人戴上的笼头，没错，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哪怕做一次短短的祈祷也会觉得腿疼，他也不明白，既然活在世间其乐无穷，又干吗要用那些阴森可怖而又过于华丽的词藻去描述来世呢。除此之外，爱开玩笑的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有时喜欢捉弄老实人，说什么既然要以血统自豪，那就不该只追溯到留里克^①为止，而应追溯到最老的始祖——猴子。总之，自由主义倾向已成为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的习性，他爱自己的报纸，犹如爱饭后的一支雪茄，因为报纸会在他的脑际布下一片轻雾。他看完了社论，社论中说，当前完全不必哀号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哀号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镇压祸害无穷的革命，恰恰相反，“根据我们的看法，危险并不在于臆造的什么祸害无穷的革命，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固步自封”云云。他还看了另一篇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边沁和穆勒^②，还借机挖苦了几句财政部。他凭其天生的敏捷才思能领会任何挖苦话的含意：是谁发难，针对何人，出于何因，而且这种推断一向都会使他获得某些乐趣。可惜今天他由于想起了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想起了家里弄得那么糟，这种乐趣也就化为乌有了。他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仿佛已抵威斯巴登，还有根治白发、出售轻便轿式马车和某年轻女士征婚等广告；不过这些消息并未像先前那样使他感到别有风趣。

他看完报纸，喝完第二杯咖啡，吃了一个黄油面包，便站起来拂去坎肩上的面包屑，挺直宽阔的胸脯，开心地微笑了一下，可这并非由于想起了什么特别叫人开心的事，——良好的消化能力引起了开心的微笑。

但这开心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陷入沉思。

从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听出那是幼子格里沙和长女塔尼娅的声音）。他们在搬什么东西，还把东西弄翻了。

“我说过不是，不能让旅客坐在车顶上，”小姑娘用英语嚷道，“去拾起来！”

“全乱套了，”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寻思，“叫孩子们自己乱跑。”他走到门口叫了他们一声。他们扔下充当火车的小匣子走到爸爸跟前。

小姑娘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她大胆地跑进来拥抱他，像往常那样嘻嘻哈哈地吊在他脖子上，闻到从他的颊须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感到很快乐。末了，小姑娘吻了一下他因弯腰而涨得通红并洋溢着慈爱之情的脸便松开双手想跑开；可是爸爸拦住了她。

“妈妈怎样啦？”他用一只手摸着女儿光滑细嫩的脖子问道，“你好哇，”他面带笑容向给他请安的男孩子说。

他意识到自己不大喜欢男孩子，一向总是竭力做到平等相待；可是男孩子觉察到这一点，并没有用笑容来回报爸爸冷冰冰的笑容。

“妈妈？她起床了。”小姑娘答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叹了口气。“这就是说，她又是通宵没睡。”他寻思道。

“哦，她开心吗？”

小姑娘知道，爸爸和妈妈吵了架，妈妈不会开心的，爸爸应该知道这一点，他这样轻松地问起这件事是假装出来的。她为爸爸而脸红了。他立刻明白了这一点，脸也红了。

“我不知道，”她说，“她没让我们学习，而是叫我们跟古莉小姐一起去找奶奶玩。”

① 俄国的缔造者。

② 边沁（1748-1832），英国法学家和伦理学家。穆勒（1806-1872），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那么你就去吧，我的坦丘罗奇卡^①。哦，你等一等。”他又留住她，摸着她一只娇嫩的小手说。

他从壁炉上取来昨天放在那儿的一只小糖果匣，给她挑了两块她爱吃的糖，一块是巧克力，另一块是软糖。

“这是给格里沙的吗？”小姑娘指着那块巧克力说。

“不错，不错。”他再次摸了摸她的小肩膀，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子，这才放她走了。

“马车已备好，”马特维说，“有个女人求见。”他补充道。

“早就来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问道。

“有半小时了。”

“对你说过那么多次了，有人来要马上禀告！”

“总该让您喝完咖啡呀。”马特维说，他那种充满亲切感的粗硬声音叫人没法生气。

“哦，叫她马上进来。”奥布隆斯基懊丧地皱起眉头道。

求见的女人是加里宁上尉的妻子，她提出的要求既办不到又不合理；不过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按照自己的习惯还是请她坐下，认真地听完她的申述，一次也没打断她，还详细地给她出主意，指点她该去找谁和该怎么办，甚至还麻利地用他粗大豪放而又秀丽清晰的字体一口气给她写了一张便条，让她带给那个可能帮助她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打发了上尉妻子之后便拿起帽子，又站住想了想是不是忘了什么。看来他什么也没忘，除去他想忘记的妻子。

“唉，对啦！”他低下头，他那英俊的面庞上流露出苦恼的表情，“去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内心的声音对他说，别去，到了那里除了虚情假意就什么也不会有，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恢复、也无法修补的，因为不可能使她再变得富于魅力、招人爱慕，也不可能使他成为一个不会动情的老头子。除了装假和撒谎之外，如今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出路；而装假和撒谎又是违反他本性的。

“不过迟早还是得去，总不能老是这样。”他竭力鼓起自己的勇气说。他挺起胸，掏出一支烟卷吸了起来，但吸了两口便把它扔进一只珠母色的贝壳状烟灰缸里，快步穿过阴暗的客厅，打开了另一扇门，走进妻子的卧室。

4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一件短上衣，一头曾是浓密的秀发已变得稀疏了，如今梳成发辫别在脑后的发卡上，面容憔悴，一双惊恐的眼睛因面庞消瘦而显得更大也更引人注目，她站在乱抛在室内的衣物中间，正从她面前一个打开的小橱里挑东西。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瞧着门，想装出一副严厉而又鄙夷的表情却装不出来。她觉得怕他，也怕这时跟他见面。她只想做三天来她已经十次想做的那件事：把子女和她自己的衣物收拾好带回娘家，——可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不过她现在也跟过去每一次那样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她必须采取一点措施来惩罚他、使他难堪，哪怕用他使她尝到的痛苦的一小部分来报复他一下也好。她总是说要离开他，却又感到这不可能；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她没法不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也没法不爱他。此外她还觉得，既然在这儿，在自己家里，她也没照料好自己的五个子女，那么到了她将带他们前去的那个地方，他们的处境就会更糟。再说三天来最小的那个孩子由于喝了不洁的肉汤而得了病，其余的孩子昨天几乎没吃饭。她觉得不能走，不过为了欺骗自己，她照旧收拾衣

^① 塔尼娅的昵称。

物装出要走的样子。

看到丈夫，她把一只手伸进小橱的一个抽屉，仿佛在寻找什么，直到他走到她紧跟前，才回头瞧了他一眼。她本想装出满脸严厉果断的表情，不料却流露出慌张和痛苦的神态。

“多莉！”他怯生生地低声说道。他缩起脖子，想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恭顺模样，可还是那么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她迅速地把她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神态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不错，他幸福而又满意！”她思忖道，“而我呢？……还有这种讨厌的慈眉善目，可大家却为此喜欢他、夸奖他；我就恨他这副慈眉善目。”她思忖道。她的嘴紧闭着，苍白的、神经质的面孔右侧的肌肉颤动起来。

“您要干吗？”她用急速的、怪异的、低沉洪亮的声音说。

“多莉！”他声音发颤地重复了一遍，“安娜今天到。”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不能接待她！”她嚷道。

“不过应该接待，多莉……”

“您走，您走，您走！”她也不看他，只顾嚷道，仿佛这种叫嚷是由肉体的疼痛引起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在想到妻子的时候还能保持镇静，还能指望像马特维所说的那样车到山前必有路，还能平心静气地看报纸、喝咖啡；可当他看到她疲惫不堪的痛苦面容，听到这听天由命的绝望呼喊时，他却喘不过气来，喉头被什么东西堵住，两眼也闪现了泪花。

“天哪，我干了什么啊！多莉！看在上帝的面上！……要知道……”他说不下去了，哭声哽塞了他的喉头。

她砰地一声关上小橱，盯了他一眼。

“多莉，我现在能说什么呢？……一句话：原谅我，原谅我……你想想看，难道九年的生活还不能赎回片刻的，片刻的……”

她垂下眼睑听着，想听听他的下文，仿佛央求他能说服她不再相信真有那回事。

“片刻的冲动……”他说了出来，他本想接着往下说，不料她闻听此言仿佛被扎了一下似的紧闭双唇，右脸上的肌肉又跳动起来。

“您走，离开这儿！”她叫道，声音更加刺耳，“别跟我提起您的冲动和您那些脏事！”

她本想走开，不料身子晃了一下，她抓住一张椅子的椅背以免跌倒。他的脸变宽了，双唇努起，热泪盈眶。

“多莉！”他已是呜咽着说，“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吧，他们没有罪过。我有罪，你惩罚我吧，让我赎罪吧。只要我能办到，叫我干什么都行！我有罪，我罪该万死！可是，多莉，原谅我吧！”

她坐下了。听到她沉重响亮的喘气声，他感到非常可怜她。有好几次她都想开口说话，可说不出。他等待着。

“你想到孩子们为的是好逗他们玩，而我想到他们却知道他们现在都给毁了。”她终于说了这么一句，这大概是三天来她不止一次对自己说过的那几句话中的一句。

她亲昵地称他作“你”，他感激地瞧了她一眼，便凑上前去想抓住她一只手，可她无比厌恶地躲开了。

“我惦记着孩子们，所以为了拯救他们，世界上什么事我都肯干；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样才能拯救他们：是把他们从爸爸身边带走，还是把他们留在淫荡的爸爸的身边，——没错，就是淫荡的爸爸……喂，您倒说呀，在出了……那件事以后，难道我们

还可能在一起生活吗？难道还有这种可能？您倒是说呀，难道还有这种可能吗？”她提高嗓门重复道，“在我的丈夫，我的子女们的爸爸，跟自己子女的家庭女教师勾搭上之后……”

“可是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是把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讨厌您，厌恶您！”她肝火越来越旺地嚷道，“您的眼泪一钱不值！您从来都没爱过我；您既没有良心，又没有廉耻！我觉得您可恶，讨厌，我不认识您，是的，根本就不认识您！”她痛苦而又愤恨地说出了“不认识”这句使她自己感到可怕的话。

他瞧了瞧她，她脸上的愤恨之情使他害怕和惊讶。他不明白，他对她的怜悯怎么会使她生气。她看出他只是怜悯她，而不是爱她。“不对，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他琢磨道。

“这太可怕啦！太可怕啦！”他说。

这当儿邻室有个孩子叫了起来，大概是跌倒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谛听片刻，脸色蓦地变得柔和了。

看来她寻思了片刻，仿佛不知道她在何处和该怎么办，接着迅即起身走到门口。

“她毕竟爱我的孩子，”他注意到孩子喊叫时她脸色的变化，不禁想道，“爱我的孩子；她又怎么会恨我呢？”

“多莉，我还有一句话。”他跟在她后头说。

“要是您胆敢跟我来，我就要叫仆人，叫孩子们！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流氓！我今天就走，您就跟自己的姘头住在这里好啦！”

她砰地一声关上门走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叹了口气，擦了擦脸，轻声走出了房间。“马特维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可是出路在哪儿呢？我甚至都看不出有这种可能。唉，唉，多糟啊！她嚷得多么庸俗，”他回忆着她的叫嚷和所说的“流氓”、“姘头”这些词，不禁自言自语道，“说不定女仆们都听见了！太庸俗了，太庸俗了。”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独自站了几秒钟，擦了擦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走出了房间。

当天是星期五，一名德籍钟表匠正在餐厅里给钟表上发条。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想起自己针对这位认真的、歇了顶的钟表匠说过的一句笑话，说是这个德国人“自己一辈子都上紧了发条以便给钟表上发条”，——想到这儿不禁莞尔一笑。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爱说俏皮话。“兴许车到山前必有路！车到山前必有路，这话说得好，”他寻思道，“是该这么说。”

“马特维！”他唤道，“你跟玛丽亚一起把休息室收拾出来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住吧。”他对应声前来的马特维说。

“遵命，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穿上皮袄走到大门口。

“您不在家用餐啦？”送老爷出去的马特维问道。

“看情况再说。拿去支付花销吧，”他说着便从皮夹里掏出十卢布给了马特维，“够了吧？”

“够用也罢，不够用也罢，总得对付过去呀。”马特维砰地一声关上马车门，退回大门口。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时已让孩子安静下来，听到轿式马车的声音，她知道他已走了，便又回到卧室。这是她可以逃避家务事的唯一去处，只要她一离开卧室，家务事就会把她团团围住。方才就在她走进儿童室的那短短一会儿工夫，那个英国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向她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都刻不容缓要求解决，而且

只有她一个人才能回答：孩子出去游玩时给他们穿什么衣服？要不要让他们喝牛奶？是不是该去找一个新厨师？

“唉，别烦我啦，别烦我！”她说罢便回到卧室，重又在她方才跟丈夫谈话时坐过的地方坐下，攥紧两只手，手上戴着几枚眼看就要从皮包骨的指头上滑落的戒指，接着她开始重温方才那场谈话。“他走了！可他怎么了？跟她的瓜葛呢？”她寻思道，“莫非他常去看她？我为什么不问问他？不，不，不可能住在一起了。即使我们仍住在一起，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又特别强调地重复了一遍这个使她害怕的字眼，“可我曾那么爱他，我的天哪，我曾多么爱他！难道现在我不爱他啦？我现在不是比早先更爱他吗？坏就坏在……”她开始琢磨，但没有琢磨出一个结果，因为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从门外探进头来。

“您就打发人把我兄弟找来吧，”她说，“他好歹总会做饭；要不就会像昨儿个那样，让孩子们到六点钟还吃不上饭。”

“哦，好吧，我马上就出去吩咐。叫人去取鲜牛奶了吗？”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陷进了日常事务中，她借此暂时摆脱了自己的痛苦。

5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凭着自己良好的天分在学校里学得不坏，可他爱偷懒又爱淘气，所以毕业时是倒数第几。虽说他总是纵酒作乐、官阶不高、年纪也不大，却在莫斯科某官府混到一个体面而又可享厚禄的首长官职。这个职位是他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弄到手的。卡列宁在某部身居要职，斯捷潘供职的官府就隶属该部；不过即使卡列宁不给自己的大舅子谋取这个职务，斯季瓦·奥布隆斯基也能通过数以百计的其他人士，通过兄弟、姐妹、亲戚、叔伯兄弟、舅父姨父、姑妈婶母弄到这个或其他类似的职务，得到五六千卢布的薪俸，他需要这笔收入，因为尽管妻子拥有富足的产业，可他的事业却一蹶不振。

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有半数的人是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的亲戚和朋友。他出生在位高爵显的新老权贵的圈圈里。政界的老人有三分之一是他父亲的朋友，自幼就认识他；另外三分之一跟他亲密无间，剩下的三分之一也跟他很熟；由此可见，分配地位、租金、租赁合同以及诸如此类世上珍宝的人物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不会亏待自己人的；所以奥布隆斯基要想弄到一个肥缺就不必费多少心血；只要不摆谱、不嫉妒、不吵架、不抱怨就成了，而他生就一副好心肠，从来不曾有过上述表现。倘若有人告诉他，他不会弄到能挣他所需要的俸禄的官职，那他会觉得可笑，何况他也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他想得到的只不过是他的同龄人所得到的东西，他担任这一类职务也不会比别的任何人逊色。

凡是认识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的人都喜欢他，这不仅是因为他心眼好，开朗乐观，为人绝对诚实，还因为在他的身上，那英姿勃勃的外表，亮晶晶的双眸，乌黑的眉毛和头发，白里透红的面庞，能使见到他的人们在生理上产生一种亲切感和愉快感。“噢！斯季瓦！奥布隆斯基！这就是他！”见到他的人们总是满面春风地说道。纵然有时在跟他谈话之后发现并没有任何特别叫人开心之处，然而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人们碰到他时却还是那么高兴。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在莫斯科任某官府的首长之职已两年多，他不仅获得同事、幕僚、上司和所有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的喜爱，还赢得了他们的敬意。使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在公务上博得这种普遍尊敬的是他的如下几种主要品质：其一是待人极为宽厚，这种宽厚基于他对自己缺点的认识；其次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是他从报上读到的，而是跟他与生俱来的，这种自由主义使他不计较别人的贫富贵贱完全一视同

仁、平等相待；其三（这是主要的）是对他担任的职务毫不关心，因此他从来不曾入迷，也没犯过错误。

到达办公地点，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在一名恭恭敬敬的门房的陪同下，挟着公文包走进自己的小办公室，换上制服后再走进办公厅。文书和职员全体起立，愉快而恭敬地鞠躬如仪。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照例匆匆走到自己的位子跟前，跟同事们握过手后才就座。他开个玩笑，说几句闲话，做得恰到好处，这才开始办公。要使大家都心情舒畅地办公，既得一本正经，又得自由随和，在这方面谁也不如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这样能做得恰到好处。秘书像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官府里的全体人员一样愉快而恭敬地拿着公文走上前去，用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所倡导的那种毫不拘礼的自由派口吻说道：

“我们终于得到了奔萨省公署的报告。这就是，您可愿意……”

“终于得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用一根手指按住公文说，“那么，先生们……”办公开始了。

“倘若他们知道，”他寻思道，一面一本正经地低头听报告，“他们的首长半小时前简直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不知该作何想！”他在听秘书读报告时两眼流露出笑意。办公要不间断地持续到下午两点钟，到两点再休息和进餐。

还不到两点，办公厅的大玻璃门突然敞开，有一个人走了进来。坐在沙皇的肖像和一面守法镜^①下的官员，发现这倒可以解解闷，所以都很开心，便回头瞧了瞧门口；可是站在门口的守门人立刻把进来的人赶走，把玻璃门关上。

公文宣读完毕，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按照当时自由主义的派头在办公厅取出一支烟卷，朝自己的小办公室走去。他的两位同事，老官员尼基京和低级宫中侍从格里涅维奇跟着他走了出去。

“吃过饭咱们可以办完。”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

“当然可以！”尼基京说。

“这个福明准是个大滑头。”格里涅维奇提到跟他们正在办的那个案子有关的一个

人。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了皱眉头，借以使对方感到，不可过早下判断，但他未答一言。

“方才是谁进来了？”他问守门人。

“大人，我刚转过身去，就有一个人也不问一声便溜了进来。他要见您。我说：等官员们都走了以后……”

“他在哪儿？”

“可能在穿堂里，方才一直在这儿走来走去。就是他。”守门人指着一个蓄有卷曲的胡须、膀大腰圆的男人说，那人没摘羊皮帽，就顺着梯级已被磨损的石头台阶轻快地跑上来。在下台阶的人们当中有一个夹着公事包的瘦削官员，他暂时停住脚步，不以为然地瞧了瞧跑上来的人的两只脚，接着探询地看了看奥布隆斯基。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站在台阶上方。他认出了跑进来的那个人，他那张和蔼可亲的脸在绣花的制服领子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神采焕发了。

“原来是你！莱温，你终归来了！”他端详着向他走来的莱温，面带友好嘲弄的笑容说，“你跑到这个藏垢纳污之处来找我也不怕降低了身份？”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他握了握朋友的手意犹未尽，又吻了吻他，“早就来啦？”

“我刚到，很想见你。”莱温答道，同时腼腆地、气愤而又不安地环首四顾。

^① 在顶上有双头鹰的三棱镜，旧时帝俄官厅中的陈设物，贴有彼得大帝敕令守法的谕旨，作为守法的象征。

“噢，咱们去办公室吧。”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他知道自己的朋友因太爱面子又心怀怨恨而变得腼腆起来；他挽起莱温的胳膊就走，仿佛护送他通过危险地带。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对所有的熟人几乎都以“你”相称：不论是对六十岁的老人、二十岁的小伙子、演员、大臣、商人还是对待从武官，都是如此，所以在社会等级的顶端和最低层都可以找到许多跟他以“你”相称的人，倘若这些人知道，通过奥布隆斯基的关系，他们之间也具有某种共同点，他们会感到十分惊讶。对于跟他一起喝过香槟酒的人，他一律以“你”相称，而他又跟人人都一起喝香槟酒，因此，每当他当着自己部下的面遇到自己那些微贱的“你”（他这样称呼自己的许多朋友）时，他会凭借他特有的处世之道缓解部下所产生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莱温倒并非微贱的“你”，但奥布隆斯基凭他的处世之道觉得，莱温认为他在部下面前可能不愿表现出他跟自己关系亲密，所以急忙把自己带进办公室。

莱温跟奥布隆斯基几乎是同庚，二人彼此以“你”相称也并非只是由于香槟酒。莱温是他年轻时的同伴和朋友。尽管他俩的性格和爱好都不相同，可仍像两个年轻时就要好的朋友那样彼此爱慕。虽说就像选择了不同职业的人们那样，他们尽管也议论和肯定对方的职业，可心里却瞧不起对方。每人都觉得只有他自己的生活在唯一的真正生活，而朋友的生活只不过是幻影。奥布隆斯基见到莱温总不禁流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他已多次看到莱温从乡下来到莫斯科，莱温在乡下工作，至于究竟干些什么，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却从来不大了然，也不感兴趣。莱温每次到莫斯科来，总是焦躁不安、神色匆匆，还有点窘，他为这种窘态感到恼火，而且经常对各种事物持有一种崭新的、出人意料的观点。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既嘲笑又喜欢这种态度。莱温也是如此，他心里既蔑视自己朋友的城市生活方式，又瞧不起他的职务，认为他的工作毫无价值，并加以嘲笑。然而不同的是，奥布隆斯基做的是大家都在做的事，笑得十分自信而又温和，而莱温的笑却缺乏自信，有时还带着怒气。

“我们等了好久，”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走进办公室时说道，他放开了莱温的胳膊，仿佛借此表明已脱离危险，“看到你很高兴，太高兴了，”他接着说，“噢，你可好？过得怎样？何时到达的？”

莱温不吭声，端详着奥布隆斯基的两位同事那陌生的面孔，尤其是温文尔雅的格里涅维奇的一只手，那只手的手指是那么白嫩细长，指尖弯曲的指甲又是那么既长又黄，衬衫上的两枚袖扣更是那么既大又亮，这手想必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使他没法去想别的事。奥布隆斯基立刻察觉了这一点，便笑了笑。

“哎，对啦，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这是我的两位同事：菲利普·伊万内奇·尼基京，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他又把脸转向莱温：“这位是地方自治局活动家，地方自治的新派人士，单手能举五普特的体操家，畜牧家，猎手，还是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莱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之弟。”

“不胜荣幸。”小老头说。

“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格里涅维奇伸出那只留着长指甲的秀手说道。

莱温皱皱眉头，冷冰冰地握了握伸过来的手，立刻向奥布隆斯基转过脸去。虽说他十分尊敬身为全俄闻名的作家的自己的同母异父哥哥，可如今当别人并不把他看作康斯坦丁·莱温，而是看作著名的科兹内舍夫的弟弟时，他却受不了啦。

“不，我已不是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了。我跟所有的人都吵过嘴，也不再去开会了。”他对奥布隆斯基说。

“真快！”奥布隆斯基笑道，“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

“说来话就长了。我以后告诉你，”莱温说，可他立刻就开叙述，“噢，简单地说，我深信地方自治局根本无事可做，也不可能有事做。”他就像方才有人得罪了他似的说了起来，“一方面，它是个玩具，人们像摆弄国会那样摆弄它，可是要我拿玩具来寻开心，我是既不够年轻也不够老；另一方面（他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它是县里那帮家伙赚钱的工具。早先有监护机构、法院，现在地方自治局，不同的是不收贿赂，而是白吃皇粮。”他说得那么慷慨激昂，仿佛在场的人当中有谁对他的意见提出异议。

“喝！我看你又变了，变成保守派了，”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不过这事等日后再谈。”

“好吧，日后再谈。不过我有事找你。”莱温憎恶地瞧着格里涅维奇的手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微微一笑。

“你不是曾说再也不穿欧式服装了吗？”他瞧着莱温穿的那件显然出自法国裁缝之手的新衣说，“没错！我看出来了：新变化。”

莱温蓦地满面通红，但并不像成年人那样微微脸红而自己又未察觉，却像孩子们那样在满面通红的同时还感觉到自己的窘态显得可笑，因此觉得害羞，脸也红得益发厉害，几乎都要流泪了。看到这张聪明的、富于阳刚之气的脸居然变得如此幼稚可笑，奥布隆斯基惊讶得不再看他了。

“我们下次在哪里见面？我十分迫切地要跟你谈谈。”莱温说。

奥布隆斯基沉吟了片刻，说：

“这样吧：咱们去古林家里吃饭，就在那儿谈吧。三点钟以前我没事。”

“不成，”莱温寻思片刻答道，“我还得去一趟别的地方。”

“那么好吧，一起吃午饭吧。”

“吃午饭？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有三言两语要说要问，以后再详谈吧。”

“那你现在就把这三言两语说出来，吃午饭时再详谈。”

“就是这么三言两语，”莱温说，“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他因竭力掩饰自己的窘态，脸上蓦地流露出豁出去的表情。

“谢尔巴茨基一家在干什么？一切还是老样子吗？”他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早就知道莱温爱上了他的小姨子基蒂^①，便微微一笑，两眼闪现出愉快的光彩。

“你说的是三言两语，可我不能用三言两语来回答，因为……请原谅，稍候片刻……”

秘书亲亲热热而又毕恭毕敬地拿着公文走到奥布隆斯基面前，他像所有的秘书一样自以为对公文的了解胜过上司，便摆出一副请示的样子开始说明存在什么困难。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没有听完便亲热地把一只手放在秘书的袖子上。

“不，您就照我说过的那样去办吧，”他说着便微微一笑以缓和语气，接着扼要地说明了他对这桩公案的看法，便推开公文说，“请您就这么办吧，扎哈尔·尼基季奇。”

秘书不好意思地退下了。莱温在奥布隆斯基跟秘书商讨时完全摆脱了窘态，他把双臂支在椅背上站在那里，脸上流露出嘲弄的神情。

“我不明白，不明白，”他说。

“你不明白什么？”奥布隆斯基依然满面春风地说，并掏出一支烟来。他预料莱温会发表什么奇谈怪论。

“我不明白你们的所作所为，”莱温耸耸肩说，“办这种事你怎么能如此认真？”

“为什么不能？”

^① 卡捷琳娜的英文名字。

“因为根本就无事可办。”

“这是你的想法，可我们却忙坏了。”

“忙于等因奉此。不过你倒有干这种事的才能。”莱温补充了一句。

“这就是说，你认为我有什么缺点吧？”

“也许是这样，”莱温说，“可我还是欣赏你的气派，我以我有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作朋友而感到自豪。不过你并未回答我的问题。”他补充道，千方百计想正眼看着奥布隆斯基的眼睛。

“噢，好啦，好啦。走着瞧吧，你也会走到这一步的。你倒不错，在卡拉津县拥有三千俄亩，有如此发达的肌肉，还像十二岁的小姑娘那样娇艳，——可你也会来跟我们为伍的。至于你问的那件事嘛：没有变化，可惜你好久没来了。”

“怎么啦？”莱温惊恐地问。

“没什么事，”奥布隆斯基答道，“咱们以后再谈。说实在的，你这次前来有何贵干？”

“哦，这一点咱们也以后再谈吧。”莱温说，脸又红到了耳根。

“噢，好吧。明白了，”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你要知道：我本来想请你去我家，可是妻子身体欠佳。对了：倘若你想看到他们，不妨到动物园去，他们四点到五点之间在那里。基蒂在那儿溜冰。你坐车先去，我再去接你，然后一起找个地方吃饭。”

“好极了，那就再见吧。”

“你记好，我可了解你这个人，说不定你会忘了，再不就是突然回乡下去了！”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笑着嚷道。

“不会的，我准去。”

莱温走出办公室，直到他走到门口这才想起他忘了向奥布隆斯基的两位同事颌首告辞。

“这位先生想必精力过人。”莱温走后，格里涅维奇说。

“没错，老兄，”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摇着头说，“真是个幸运儿！在卡拉津县有三千俄亩，前程似锦，又那么生龙活虎似的！咱们可没法比。”

“您发什么牢骚，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

“很糟糕，情况不妙。”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沉痛地叹了口气说。

6

奥布隆斯基问莱温究竟为何前来，这时莱温满面通红，并为脸红而生自己的气，这是因为不能回答对方：“我是来向你的小姨子求婚的。”虽说他此番正是为此前来。

莱温家和谢尔巴茨基家是莫斯科的两个古老的贵族之家，双方一向过从甚密、交谊弥笃。这种关系在莱温的大学时代更加巩固了。他同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即多莉和基蒂的哥哥一起备考，一起进大学。当时莱温常去谢尔巴茨基家，并爱上了谢尔巴茨基一家。不论这看上去有多么奇怪，可是康斯坦丁·莱温确是爱上了那个家和那一家人，尤其是爱上了谢尔巴茨基家占半数的女性。莱温已记不得自己的母亲，他唯一的姐姐又比他年长许多，所以他在谢尔巴茨基家中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知书达理而又正直清白的古老贵族之家的气氛，这种气氛在他父母双亡之后就跟他无缘了。他觉得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尤其是占半数的女性，仿佛都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又富于诗意的帷幕，他非但看不到她们身上有任何缺点，由于她们被蒙在那层富于诗意的帷幕后面，反倒使他觉得她们的感情无比崇高，品德尽善尽美。何以这三位小姐非得头天说法语隔天又说英语呢？何以她们到了一定的时刻就要轮流弹钢琴，把琴声送到楼上有两个大学生在做功课的哥哥

的房间里去？何以这些教师要来教授法国文学、音乐、绘画和舞蹈呢？何以到了一定的时刻这三位小姐就要跟莉侬小姐一起乘四轮马车去特维尔大街，三人都穿上缎子皮袄——多莉穿一件长的，纳塔利娅穿一件不长不短的，而基蒂穿的那件则短得连她那一双紧裹在红袜子里的匀称的小腿也暴露无遗？何以她们要在一名戴着有金帽徽的帽子的仆人的陪伴下在特维尔大街上散步呢？——对于上述的一切以及她们那个神秘世界里的许多别的现象，他都摸不着头脑，但他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美妙的，他正是爱上了笼罩着这一切的那种神秘气氛。

上大学的时候，他险些儿爱上了大姐多莉，不过她不久便嫁给了奥布隆斯基。后来他开始钟情于二小姐。他仿佛感觉到，他应该爱上三姊妹中的一个，只是弄不清楚究竟该爱上哪一个。不过纳塔利娅在社交界刚刚露面，就嫁给了外交官利沃夫。莱温大学毕业时，基蒂还是个孩子。谢尔巴茨基少爷进入海军后溺毙在波罗的海中，于是莱温同谢尔巴茨基一家就逐渐疏远了，尽管他跟奥布隆斯基仍是朋友。不过到了今年冬初，莱温在乡居一年之后来到莫斯科看到谢尔巴茨基一家时，他已明白命中注定他非爱上不可的究竟是三姊妹中的哪一个。

他出身名门，算得上富有，今年三十有二，像他这样一个男人去向谢尔巴茨卡娅公爵小姐求婚，看上去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他想必立刻就会被看作是个好女婿。可是莱温已经坠入情网，因此他觉得，基蒂在一切方面都十全十美，不啻是超凡脱俗的仙女，而他这个凡夫俗子却连想都不敢去想，别人和她自己会认为他配得上她。

来到莫斯科后的两个月间，莱温神魂颠倒似的每天都要去社交界跟基蒂见面，虽说每次都能见到她，可他突然断定，这是不可能的，便回乡下去了。

莱温断定此事是不可能的，其根据是在亲戚们的心目中，对于楚楚动人的基蒂来说他不合适、不般配，基蒂本人也不会爱他。在亲戚们的心目中，他没有任何固定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他已三十二岁，他的同辈在他这个年龄有的已是上校和皇上的侍从武官，有的是教授，有的是银行行长和铁路局局长，或者像奥布隆斯基那样是官府的首长；可他呢（他清楚地知道别人把他看作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是个饲养乳牛、猎杀中沙锥、盖盖房子的地主，也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小伙子，不会有任何出息，按照上流社会的看法，他干的都是那些无能之辈所干的事。

神秘迷人的基蒂本人也不会喜欢这么一个其貌不扬（他认为自己就是如此）的男人，主要的是他还平庸得毫无出众之处。除此之外，他觉得由于他是她哥哥的朋友，早先一直用成年人对待孩子的态度对待她，这又给爱情增添了一重新的障碍。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其貌不扬的好心人，他认为，别人会像喜欢一个朋友似的喜欢他这样的人，可是要想得到跟他自己热爱基蒂一样的那种热爱，就得是个美男子，主要的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曾听说，女人们往往喜欢其貌不扬、平平常常的男人，可他不信这一点，因为就拿他自己来说，他自己就只会喜欢美貌、神秘而又与众不同的女人。

然而独自在乡下呆了两个月之后，他深信这次跟他情窦初开时那几次一见钟情已不是一回事了；这次的感情使他片刻都不得安宁；她是否会成为他的妻子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就活不下去；他的绝望只不过出于他的想像，他没有任何根据足以证明他会遭到拒绝。这次他来莫斯科已下定决心要提出求婚，如被接受便成婚。否则……他不能想像万一遭到拒绝他将如何。

哥的书斋，本想立刻告诉他自己为何前来，并听听他的意见；不料哥哥不是独自一人。他那儿还坐着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此人从哈尔科夫前来，为了把他们之间因一个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产生的误会解释清楚。教授正激烈地在跟唯物主义者辩论，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则津津有味地注视着这场辩论，读了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他曾写信给教授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指责教授对唯物主义者作了太大的让步。于是教授立刻赶来交换意见。他们谈的是一个时髦的问题：人类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之间有无界线，如有，又在何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见到弟弟，就像通常遇到所有的人时那样亲切而冷淡地笑笑，待把弟弟介绍给教授以后又继续交谈。

这是一位身材矮小、肤色发黄、戴着眼镜、额头狭窄的人物，他为了跟莱温寒暄而暂时中断了谈话，随后又接着说下去，不再注意莱温了。莱温坐下等教授离去，但很快就对他们交谈的话题产生了兴趣。

莱温在刊物上见到过他们提到的那些论文，也阅读过，对于它们发展了为他这个自然科学大学生所熟悉的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而感兴趣，不过他从来不曾把有关作为动物的人类的起源、有关反射作用、有关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这些科学论断，跟近来日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脑际的有关生与死对他本人有何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听着哥哥和教授的谈话，他注意到他们常把科学问题跟心理问题联系起来，有好几次几乎接触到了心理问题，然而他们每一次刚刚接近在他看来是最主要的那一点时，他们立刻又急忙躲开，重又陷入精细的分门别类、修正意见、论证、暗示、引经据典方面，于是他就难于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了。

“我不能设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他通常那种明确清晰的措辞和抑扬顿挫的音调说道，“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同意凯斯的意见，他说我对外部世界的整个概念均来自印象。存在这一最基本的概念我并不是通过感觉获得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表述这种概念的专门器官。”

“不错，可是他们，武尔斯特，以及克瑙斯特，还有普里帕索夫，都会回答您，说是您的存在意识来自全部感觉的总和，这种存在意识是感觉的结果。武尔斯特甚至干脆说，倘若没有感觉，也就不会有存在的概念。”

“我的看法与此相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言道……

不过这当儿莱温又觉得，他们在接近最主要之点时又躲开了，于是他决定向教授提一个问题。

“如此说来，倘若我的感觉消失了，倘若我的躯体死亡了，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存在喽？”他问。

教授恼火了，他的话被人打断似乎使他感到痛苦，他瞪了一眼这位与其说像哲学家、不如说像纤夫的古怪的询问者，接着把视线转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仿佛在问：这人怎么说呢。不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起话来远远不像教授那么激动而又带片面性，他头脑灵活，所以他既可回答教授，又可理解提问者朴实自然的观点，他莞尔一笑，说道：

“我们如今还无权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资料，”教授确认道，并继续阐述自己的论据，“不，”他说，“我要指出，倘若感觉真像普里帕索夫直截了当地说的那样以印象为自己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应该严格地区别这两个概念。”

莱温不再听了，只盼着教授告辞。

安娜·卡列宁娜